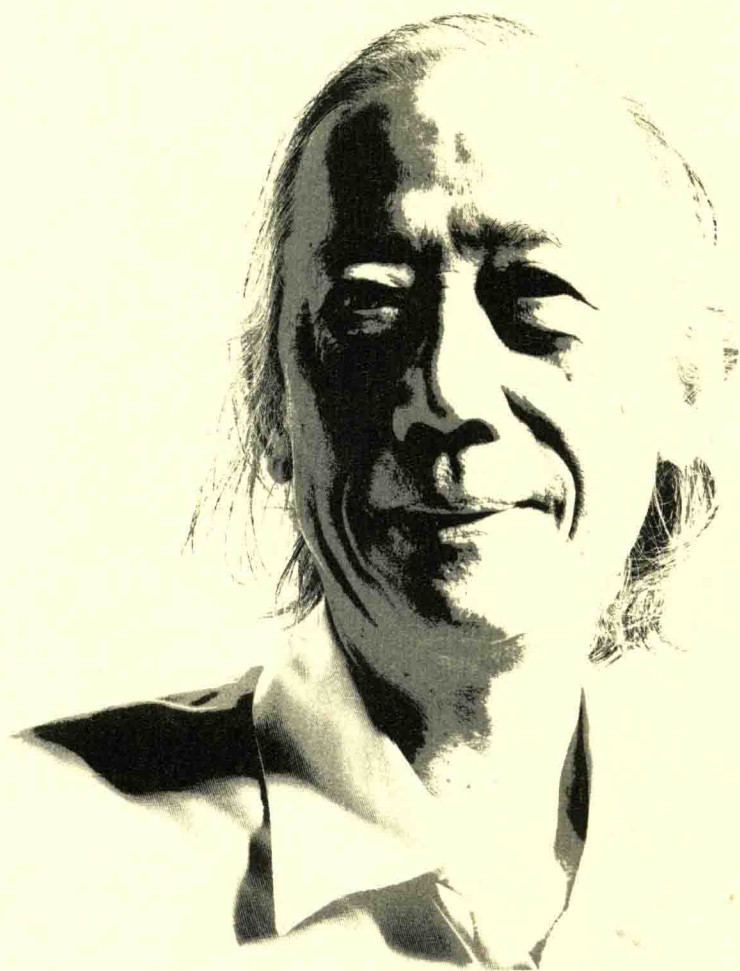


文代帝風

阎正绘事 50 年友朋纪念展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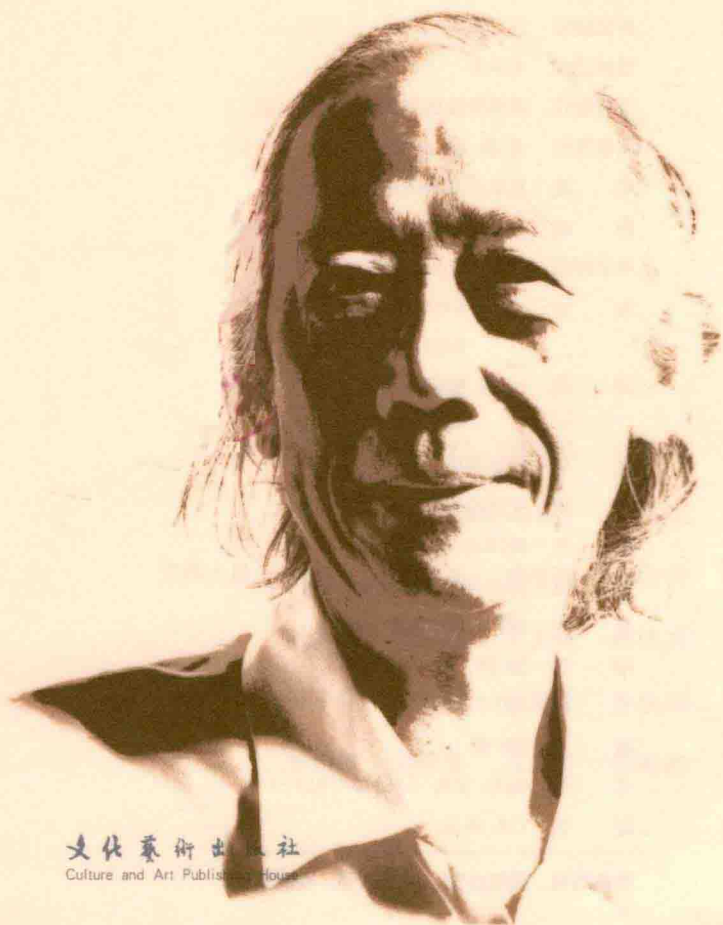
阎正 著



文代常風

阎正绘事50年友朋纪念展文集

阎正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代当风 / 阎正著.
— 北京 :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039-5813-7

I. ①文… II. ①阎…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2652 号

文代当风——阎正绘事 50 年友朋纪念展文集

著 者 阎 正
责任编辑 金 燕
封面题字 石 鲁
装帧设计 王少宏
设计制作 深圳市雅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国际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20 千字
图 片 388 幅
书 号 ISBN 978-7-5039-5813-7
定 价 1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阎 正

副 主 任 麦永潮 万利群

委 员 杨 嘎 关 红 郭帅鹏 杜若菡

张 凌 Q.Angelina.Hui 张伟超

工作人员 赖国义 杨国强 侯雪微 伍娜伟

杜秀保 姚国福 王文强 陈焕英

陈小青 周柱权 谢满桃 罗焕如

徐雪馨 潘崇睿 陈玉媚 徐荫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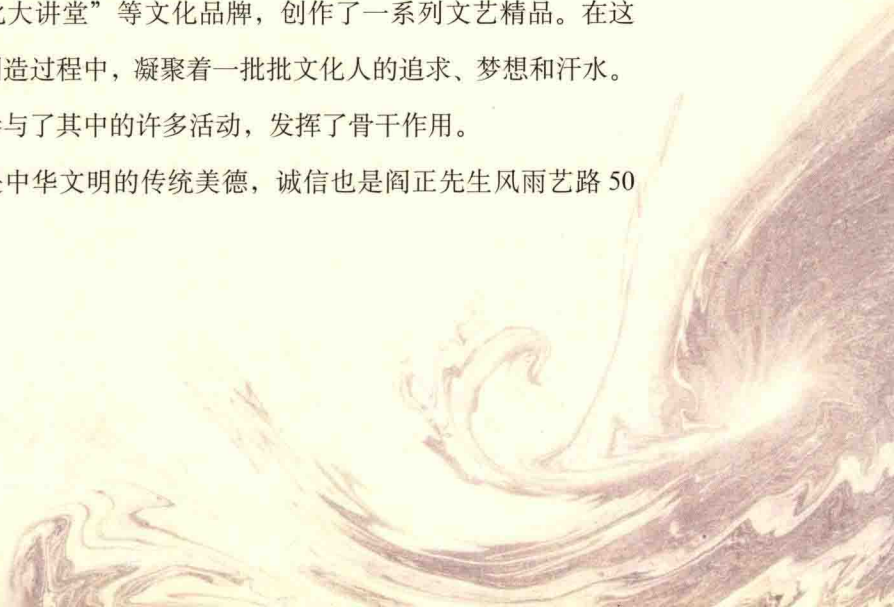
鸣谢：北京中艺艺术基金会

序一

深圳是一座只有 34 年历史的新城。今天大多数工作、学习、生活、创业于深圳的，多为外来移民，其中不乏有才学、有涵养的文化人。如今已年过古稀的阎正先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位品德高尚、学养深厚的艺术家，客居深圳十数年间，阎先生念兹在兹，为深圳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2003 年，深圳确立“文化立市”战略，文化建设开始进入全方位、大规模发展建设时期。先后提出了“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弘扬国家文化主权”、“建设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城市文化战略”。经过十多年的耕耘，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创办了“文博会”、“深圳读书月”、“深圳关爱行动”、“创意十二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等文化品牌，创作了一系列文艺精品。在这些非凡的创造过程中，凝聚着一批批文化人的追求、梦想和汗水。阎正先生参与了其中的许多活动，发挥了骨干作用。

诚信是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诚信也是阎正先生风雨艺路 50



年的一贯美德。这份美德成就了他的挚友遍天下，也成就了他的艺术收藏令人震撼和惊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阎正先生的收藏绝不是金钱所堆砌而成，完全是特定历史时空内友谊情谊凝结而成。阎正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呵护守卫，将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完整地保存下来，今天又集中呈现在社会面前，供世人共赏，实在令人钦佩。当我们有幸饱览舒同、石鲁、启功、何海霞、周汝昌、叶访樵、张义潜、王子武、王明明、王西京、郭子绪、何家英、李孝萱等大师巨匠亲题上款的画作时，我们都不得不由衷地感慨老先生的交游之广、感慨老先生这份艺术情怀的坚贞和不易。

甲午季夏八月，“知遇知音——阎正绘事 50 年友朋纪念展”即将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开幕，谨致祝贺以为记！

王京生（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序二

阎正先生，我与其相识有42年了，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地步，在旁人面前，我多尊称其为“阎老师”；在私下，对他的称谓，北方话叫“爹”，书面语称为“父亲”，雅尊“家严”，软语叫“爹地”，洋叫法“PAPA”。无疑，阎正先生是我此生所遇最重要的男人！

2014年，按中国历法计算，父亲虚岁72岁了，他大我整整30岁，也就是他而立之年有的我。古语：“人生七十古来稀。”旧时因生活和医疗条件差，活到70岁者都是稀罕事；今天，医学进步，社会发展，人至70岁离开繁琐的工作岗位，一切悠闲生活的到来，方才若人生的新开始。

父亲算是继承了祖父的衣钵，一生和文字打交道。除文字之外，书画是其最大爱好，片刻未曾停止收集、创作，可谓一生沉浸其中。当下社会高速发展，人人被商业狂潮裹挟，求财、发财成为人们的高热追求。而父亲却一生爱画如命，从商业赚钱的角度，他绝对是人生的“失败者”。但若是从艺术创作和书画收藏的角度看，他绝对是“人至山巅我为峰”的大成就者。目下，从纽约到伦敦，从北京到香港，拍槌之声此起彼伏，中国书画的价格早已经以百万、千万，甚至亿元为单位了。而父亲50年花费半世心血，一生情谊，聚攒以千数计的书画精品，且其一生收藏和钱没有半点的干系，这没有沾染星点铜臭的艺术收藏当世无二。年少时，我和父亲开玩笑，说他的收藏不过都是些“秀才人情纸半张”。待自己年过不惑，方体味父亲之不易和他的执着，同时亦钦佩他

及他数十年间的那些旧友故朋透过绵绵薄纸和悠悠墨香所传递的中国传统文人的隽雅怡情。张义潜先生为父亲画过一幅《雄鹰》，画作右下方压角处铃盖“一文不值”、“千金不卖”朱白二印。一文不值，千金不卖，中国文人的高洁，对“朋友”二字的理解，让我恍然间明白“羊角哀与左伯桃”绝非旧日掌故，而是中国人骨脉基因里天带的情怀。

今天的画太贵了，贵到造币厂打开印刷机，电脑数控印刷都赶不上画作同等尺寸下放大出来的金钱货币体量堆积，所以从2000年以后，父亲越来越少去见自己那些时刻挂怀的故友旧朋，一者因为很多人西游，触景伤怀；二者因为他的这些友朋多已如日中天，父亲怕给朋友添麻烦。现在想来，他一直都惦记和怀念那些与他意合情投的挚友良朋。我向父亲建议：您既然那么怀念他们，何不把他们赠您的情谊展览给更多的世人观瞻，也让后来人知道那些如雷贯耳的艺术家的别样情怀。

整理遴选展品时，父亲像摆弄自己最心爱的玩具的孩童，一幅幅、一件件，左不舍、右难割，每幅都是他的至爱。他告诉我，一个展览才能选几十张画，他们很多人一个人画给我的都不止百幅，没法选啊！言语中透出无尽自豪。打开画筒，父亲说：“这是明明的，从第一张赠我的画稿起所有的全部都在，一张不落。”“焰，你看，这是你义潜伯伯的画，我20年都没再舍得打开看，怕脏了画。纸多新，就像昨天画的。”爱画者，念友者，不过如此，我扭头擦去眼角的泪。

《文代当风》，父亲50年艺坛友朋的故事，一定会被那些有朋友的人永远传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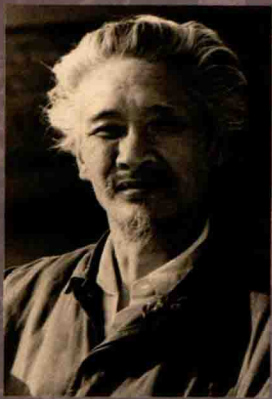
感谢所有为此次展览付出辛劳的朋友们。



望野 甲午年五月端午拜记

我找了个夹子，把石鲁的条幅中堂挂了起来，真委屈了这个“巨人”，矮小的房间使“他”连腰也直不起来，即便是如此，陋室一纸悬挂，也满壁生辉了。

真要感激仓颉老祖宗，他发明了这种神奇的字，只有寥寥四个，就使我魂牵魄萦，辗转难眠，忘掉了一切。



石 鲁 (1919—1982)

原名冯亚珩。四川仁寿人。早年就学于成都东方美专。1940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院，从事版画创作，后专攻中国画。1959年创作《转战陕北》，名声日隆。后与赵望云创立长安画派。擅长人物、山水、花鸟。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陕西省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等职。

目录

文代当风 /1

——忆石鲁先师一段小事

天上人间 /21

——忆何海霞老人

百岁怀沙 /35

——记文怀沙老人

末路英雄 /43

——忆李青萍老人

心中佛陀 /59

——忆启功先生

感动上帝 /65

——记刘石平老人

经典永恒 /81

——忆王盛烈先生

金戈铁马 /87

——许勇画展观后感

悠悠岁月 /93

——张仁芝白描

长安布衣 /103

——忆张义潜

不负此生 /127

——记王子武

飒飒西风 /139

——忆王朝瑞

七尺男儿 /147

——记赵华胜

河汉无极 /169

——追思白庚延

白纸青天 /197

——记郭子绪

都市深山 /215

——记邹传安

大匠之门 /227

——致易洪斌

西望长安 /243

——记王西京

松风明月 /259

——王明明白描

真水无香 /277

——何家英白描

大疆无界 /295

——漫话李孝萱

文代当风

——忆石鲁先师一段小事



1980年，李苦禅、杨萱庭与国务院有关领导在“阎正藏画展”石鲁作品前留影

前不久，《北京晚报》《郑州晚报》先后刊发了张黎至前辈所写的文章《千古一谜》，勾起了我一段心酸而又难以忘怀的记忆。

1975年的9月，秋风萧瑟，万木肃杀。我那时正在河南豫北的一个县城里容身。

刚刚下过几场雨，天气骤然转凉了。我从机关里下班回家，路旁原来被风聚起的树叶又被风翻卷起来，成堆成团地哗哗响着，伴随着人的脚步向前滚动。我下意识地感到这落叶的命运多像人哪，它完全受着风力的支配，一会儿被重重叠叠地刮成团、凑成堆，一会儿又被吹乱卷起，飘忽不定地



20世纪70年代，
作者阎正在石鲁
住处门前

扬开了去，更不知又要落到一个别处的什么地方……

我心烦意乱地走进那个叫“柴火胡同”中的一个小院里，一间被别人当仓库的小屋安着我的家。

邻居胖嫂正在收着绳子上晾干了的衣裳，她见我回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老天爷又给穷人捎信了！”

“可不是，天凉了。”我随口答着，一头钻进自己的小屋里。

冰锅冷灶，火又灭了。“这个该死的煤火，三天两头总是灭，从来都没有烧旺过，这几年的煤矿也不知道都挖出些什么煤？我真怀疑都是矸石。嗨！反正洗衣做饭都是女人的事，等着老婆回来再说吧。”我懒洋洋地横躺竖卧搭在了床上。

“砰砰！”外面响起两下敲门声，我懒得搭理，扭转身子脸朝了墙里。

“砰砰！”又是两声，真烦！老婆这一段好像看出我的愁烦，老是没事找事地穷开心，也不看是什么时候？女人哪，真是的！

不料邻居胖嫂在外面骂上了：“你死了吗？你家来客了，怎么也不开门？”

我没好气地问：“谁？”

“哦（我）！”一个操西安口音的人回答。

我忽地一下坐起来，这年头西安谁会来这个偏僻的县城

找我呢？

“准又是外调的。”我心里暗自思忖着，下床拉开了门。

外边站着孝良。

我惊魂未定地问：“你怎么蒙来的？”

“进屋再说。”孝良推着我走进屋里。

“这个时候你不在家老实待着，跑出来干啥？”我埋怨着他。

他笑了，“你别愁眉苦脸地瞎埋怨，一会儿就该给我磕头作揖了。”

我疑惑不解地望着他。

他仍然笑容可掬，返身从带着的提兜里取出一个纸包，晃了晃说：“给你捎来一样东西！”

我起初并不感兴趣，能捎个什么稀罕东西呢？

孝良不再说话，他小心翼翼地把包打开了，原来是一张叠着的字。

然而，当他把字幅一折折展开，“石鲁”两个字跳进我眼帘的时候，我顿时心头一亮，愣了，呼吸也几乎停止了。

我迅速反应过来，一把抓住了孝良，千里迢迢来送这难得的字，多好的朋友啊！

“你这家伙，刚才还差点给我拒之门外呢！”孝良说。

“我认罪，我低头！”对刚才的大意不恭，我真有些抱歉了。

“光认罪不行，买酒去吧！”孝良摆起了架子。

“酒现成，一会儿再去买只烧鸡，我们这儿的道口烧鸡还挺有名。”我迫不及待地想先看这字，央求着孝良将这字幅全展开了。

这是一幅六尺长的中堂条幅，上面写着四个金石味极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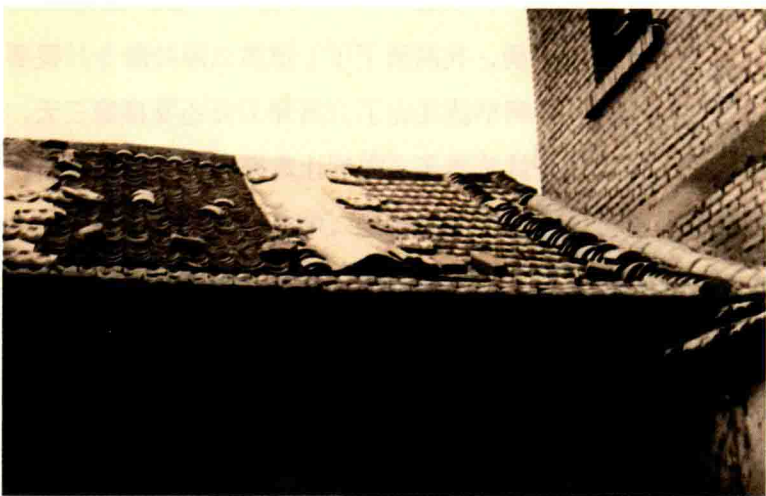


《文代当风》
石鲁书

的大字：“文代当风”，左首题“阎正同志赏 石鲁”。

看着这震撼人心的大字，我的一切苦闷烦恼刹那间化为乌有，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条中堂像秋天里的春风，给我带来了一种无法形容的



石鲁住处的屋顶

温暖、快乐。

瞬间，我忽然看见了那位灰发苍苍的老人，在阴暗的屋子里，挥毫为我书写这幅字的情景，百般难言之情一股脑儿涌上心头……

老婆下班了。

她不懂画，也不懂字，但她却知道石鲁。去西安她还随我去看过老人两次，我和石老在一起的照片也都是她拍的，看到这意外飞来的石鲁书幅，她也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了。

不知道她词不达意地都说了些什么，问了些什么。我只顾看着字，还有那枚用笔画出来的极美的印章——有鹅蛋那样大小，长长的，圆圆的，无规无矩的。

“呦！我该做饭了，你们先聊。”妻想起了她的责任，慌忙出屋，钻进我们挨着房边用半截砖垒的小厨棚。

我被她的惊悟喊叫提醒了，赶忙说：“现在生火得弄到猴年马月，去去，先买只烧鸡来，要大的。”

妻从窗外透过的欢乐眼光霎时失去了光泽，但也只不过是刹那的一闪，她马上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顺从地答应着提篮子走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刚刚下了一道多么浑的命令。我那可怜的三十八块五啊早就花完了，离开工资还要再等三天，这几日茶饭都是将就着凑合，突然让妻去买烧鸡，拿脸给人家呀！我不由得暗暗叫苦。

难为妻子“巧媳妇逼做无米之炊”。她回来了，采购的东西可真不少，除了一只烧鸡外，还有一包花生米、一包炸小鱼，外搭几个烧饼。

她还是那副无忧无虑的样子，根本看不出刚作过什么难。我真佩服她驾驶生活小船的本事，无论怎样的风雨，她都能硬给我把八处漏水的船堵住。

“还愣什么？！掌柜的，赶快摆桌子呀！”她催促着我。

我算什么掌柜的呀！这回轮到
我顺从了，慌忙从床底下拉出了小桌子，又从窗台上提过前几天朋友们来喝剩下的半瓶二锅头说：“先喝这半瓶吧！”

孝良似乎看出了我的窘况，那整瓶酒还不知在哪个商店里摆着哩，他体谅地说：“足够了，喝不了多少。”

他坐下以后，我找了个夹子，

20 世纪 70 年代末，作者阎正与妻子安玲、儿子望野合影

